



百年经典学术丛刊

文献学讲义

王欣夫 著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

百年经典学术丛刊

文献学讲义

王欣夫 著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文献学讲义 / 王欣夫著. — 上海: 上海古籍出版社, 2014. 11
(百年经典学术丛刊)
ISBN 978-7-5325-7344-8

I. ①文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文献学—研究 IV.
①G25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4)第 162729 号

百年经典学术丛刊

文献学讲义

王欣夫 著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
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

(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)

(1) 网址: www.guji.com.cn

(2) E-mail: guji1@guji.com.cn

(3) 易文网网址: www.ewen.co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经销

常熟新骅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635 × 965 1/16 印张 16.75 插页 2 字数 234,000

2014 年 11 月第 1 版 201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—2,100

ISBN 978-7-5325-7344-8

K · 1904 定价: 35.00 元

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承印公司联系

出版说明

王欣夫（1901—1966），名大隆，字欣夫，号补安，以字行。江苏吴县（今苏州）人。早年随金松岑学习国学，后又至曹元弼处学习经学。曹元弼专精三礼，故王欣夫对三礼亦有专门研究。学成之后，王欣夫先在苏州女师任教，后又任上海圣约翰大学国文教授。1952年任教复旦大学中文系。1966年去世。

《文献学讲义》原为王欣夫1957—1960年间在复旦大学中文系讲授文献学课程时所用讲稿，最初在学校内部油印流传，后由其学生徐鹏据手稿整理成书，1986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。

本书从目录、版本、校勘三个方面论述了文献学的流变概况、主要代表人物和重要著作，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对文献学做了较为全面的叙述，比较完整地勾勒出目录学、版本学和校勘学的全貌。讲义浓缩了王欣夫毕生从事古籍文献收集整理工作的心得体会，同时注意到出土文献和域外汉籍在文献学研究中的作用，以及现代学者如鲁迅、杨树达、陈垣等人的校勘学研究成果，在当时同类著作中独具慧眼。书中收集的原始资料亦较丰富，可供读者进一步研究时参考。

本书据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初印本重版，原书繁体竖排，现改为简体横排，特此说明。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2014年7月

目录

第一章 绪言 /1

- 第一节 文献学的涵义 /1

第二章 目录 /5

- 第一节 目录的起源和演变 /5
- 第二节 目录学的重要 /9
- 第三节 目录的分类——七略与四部 /13
- 第四节 目录的体例 /19
- 第五节 史家目录 /26
- 第六节 补史目录 /33
- 第七节 官家目录 /37
- 第八节 私家目录 /45
- 第九节 地方著述目录 /51
- 第十节 专科分类目录 /55

第三章 版本 /59

- 第一节 版本的起源和发展 /59
- 第二节 版本的重要 /67
- 第三节 版本前的文献材料——甲骨、金石、简牍 /71
- 第四节 未有版本前的写本 /88
- 第五节 两宋版本的概述 /93
- 第六节 辽金元版本的概述 /108
- 第七节 明代版本的概述 /116
- 第八节 清代版本的概述 /128
- 第九节 已有雕版后的钞本 /137

第十节 鉴别版本的方法 /142

第四章 校讎 /147

第一节 校讎的起源 /147

第二节 校讎学的重要 /152

第三节 校讎必备的条件 /161

第四节 校讎所根据的材料 /172

第五节 汉刘向刘歆父子的校讎学 /183

第六节 汉晋人的校讎学 /192

第七节 南北朝唐人的校讎学 /201

第八节 宋元明人的校讎学 /210

第九节 清代的校讎学 /230

第十节 现代的校讎学 /249

第一章

绪 言

第一节 文献学的涵义

文献二字的来源和解释

“文献”这个名词，见于《论语·八佾》篇：“子曰：夏礼吾能言之，杞不足征也；殷礼吾能言之，宋不足征也。文献不足故也，足则吾能征之矣。”《礼记·礼运》篇有类似的话：“孔子曰：我欲观夏道，是故之杞而不足征也，吾得《夏时》焉；吾欲观殷道，是故之宋而不足征也，吾得《坤乾》焉。《坤乾》之义，《夏时》之等，吾以是观之。”

《礼运》这段话，就是《八佾》的解释，不过《八佾》提出“文献”两字，且表示不足的遗憾，而《礼运》却说得到了《夏时》与《坤乾》，那末《夏时》与《坤乾》，就是孔子所得到的深感不足的“文献”。据汉代郑玄说，《夏时》，是《大戴礼》中的《夏小正》；《坤乾》，是殷《易》《归藏》，都是夏殷两代的重要史料。孔子虽然深感不足，也可由此看到一点夏殷的史实。应该说，这是“文献”两字最早的解释。

郑玄注《论语·八佾》篇：“献犹贤也。我不以礼成之者，以此二国之君文章贤才不足故也。”他用文章二字解释“文”字，是容易理解的。用贤才二字解释“献”字，是根据《尔雅·释言》：“献，圣也。”圣之与贤，是同一意义。于是“文”与“献”有不同的内容。据《春秋公羊传》卷一疏引闵因叙云：“昔孔子受端门之命，制

《春秋》之义，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记，得百二十国宝书。”可以推知，《八佾》和《礼运》所载孔子之言，是在修《春秋》时有感而发的。周有百二十国宝书，这就是“文”，使子夏等十四人求之，这就是“献”，周代的“文献”都备，不能不感叹到夏殷“文献”的不足了。清刘宝楠说：“文谓典册，献谓秉礼之贤士大夫，子贡所谓‘贤者识大，不贤者识小’，皆谓贤也。”也是据此立说。

文献指一切历史性的材料

孔子所谓“文献”，是对“礼”而言的。“礼”是什么呢？它的涵义很广，大别之，有吉、凶、宾、军、嘉五等，细分之，是“礼经三百，威仪三千”，凡是一切典章制度、历史文化，无所不包。这些范围极广，积累极富的东西，要靠文章来纪录。而写这些文章的，当然要靠学问渊博，熟悉掌故的贤才。这辈贤才又是创造或研究典章制度、历史文化的。所以文之与献是不可分割的。因而后来凡是历史性的材料都称之为“文献”。

刘师培的《文献解》云：“仪献古通。书之所载谓之文，即古人所谓典章制度也；身之所习谓之仪，即古人所谓动作威仪之则也。仪之与文，对文则异，散文则通。……孔子言夏殷文献不足，谓夏殷简册不备，而夏殷之礼又鲜习行之士也。”他把献字解为一个人的动作，比郑玄更为明白。刘宝楠说的“秉礼之贤士大夫”，就是指能够执行这些典章制度的人，在这里本不需作对文来讲。

广义的文献学

把文献题作书名，现在传世的要算宋马端临的《文献通考》最早了。马端临字贵与，原籍饶州乐平（今江西乐平县）。生于宋末，入元不仕。历二十余年写成这部非常浩博的《文献通考》三百四十八卷。他在自序中说明书名的意义：“引古经史谓之文。参以唐宋以来诸臣之奏疏、诸儒之议论谓之献。故名曰《文献通考》。”其内容分二十四门：一、《田赋考》。二、《钱币考》。三、《户口考》。四、《职役考》。五、《征榷考》。六、《市采考》。七、《土贡考》。

八、《国用考》。九、《选举考》。十、《学校考》。十一、《职官考》。十二、《郊社考》。十三、《宗庙考》。十四、《王礼考》。十五、《乐考》。十六、《兵考》。十七、《刑考》。十八、《经籍考》。十九、《帝系考》。二十、《封建考》。二十一、《象纬考》。二十二、《物异考》。二十三、《輿地考》。二十四、《四裔考》。他是用郑玄的解释，把诸臣、诸儒作为是“献”，但是所录的是奏疏、议论，已和“文”没有什么区别了。他所分的二十四门，真是无所不包，可说是广义的“文献学”，而《经籍考》七十六卷，几占全书四分之一，也可知经籍与文献的关系。后人著书，也有狭义的只取某一种性质的，例如：明程敏政的《新安文献志》是记一地的“文献”，清钱林的《文献征存录》是记当代的“文献”。其范围本可由著书者自己来定。

文献学的三个内容

广义的“文献学”是无法在课堂上讲授的；然而，既称为“文献学”，就必须名副其实，至少要掌握怎样来认识、运用、处理、接受文献的方法。这方法要能够执简御繁，举一反三，譬如一把多种形状的钥匙，可以开启多样形式的锁。书籍既是智识的宝库，对它怎样开启，进一步怎样发掘、整理，就是一个重要问题。根据前人积累的经验，实践的效果，本课定为三个内容：

- 一、目录；
- 二、版本；
- 三、校雠。

文献学的三位一体

这三个内容本来是三位一体的，不应该分什么先后。《汉书·艺文志》：“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，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，太史令尹咸校数术，侍医李柱国校方技。每一书已，向辄条其篇目，撮其指意，录而奏之。”《隋书·经籍志》：“刘向等校书，每一书就，向辄别为一录，论其指归，辨其谬讹，叙而奏之。”据此，刘向

的方式是：先校讎，次目录。而校讎又必须先有本子（其时无版本）。这是做研究工作的程序。至于从学习的程序来说，应该先知道有什么书，就要翻查目录。得到了书，要知道有什么刻本和什么刻本比较可靠，就要检查版本。有了可靠的版本，然后再做研究工作，于是需要懂得怎样来校讎。现在虽不必拘泥先后程序，但为了讲述的方便，总要有一个次序，姑且作此安排。本来目录中也可包括版本、校讎，分章叙述，是为了更加清楚些，并不是说三个内容可以各自独立。

第二章

目 录

第一节 目录的起源和演变

目录二字的意义

要知晓目录是什么，须先解释这两个字的本义。《论语·颜渊》篇：“颜渊问仁，子曰：克己复礼为仁。请问其‘目’，曰：非礼勿视，非礼勿听，非礼勿言，非礼勿动。”这里的所谓视、听、言、动四项，就是为仁的“目”。在一个大名之下分列它的小名的便叫做“目”。什么是“录”？《说文》录部：“录，刻木录录也。”刻木必用刀，后来便加上一个金字偏旁。《周礼·职币》：“皆辨其物而奠其录。”杜子春日：“定其录籍也。”《公羊·隐十年传》：“《春秋》录内而略外。”因为古人文字，著在木版上的名为方，著在竹简上的名为册。不论是方是册，都要用刀，故统谓之录，即是从《说文》刻木之义的引申。

目录的体制起源于《书》、《诗》的序。《隋书·经籍志》载《簿录篇》小叙：“古者史官既司典籍，盖有目录，以为纲纪，体制湮灭，不可复知。孔子删《书》，别为之序，各陈作者所由。韩、毛二《诗》，亦皆相类。”今《尚书》百篇、《诗》三百十一篇、《逸周书》七十篇，都有序。古时序本别为一篇，列在全书的最后。后人才把它分开冠于各篇之首。序皆分释各篇的旨意。是古之书叙，以条其

篇目为主，也便是目录最早的体制。汉时司马迁《史记》、扬雄《法言》的《自叙》，班固《汉书·叙传》，都仿这个体制。至许慎《说文解字》在《自叙》之后详列十四篇之目，更可见书叙以条其篇目的体制。

目录名称的确立

把“目录”两字联起来作为一个名词，是起于汉成帝命刘向、刘歆父子校书的时候。《文选》王康琚《反招隐诗》李善注引刘向《别录》：“《列子目录》。”又任彦昇《为范始兴求立太宰碑表》李注引刘歆《七略》：“《尚书》有青丝编目录。”班固《汉书·叙传》的《艺文志叙》也说：“刘向司籍，九流以别，爰著目录，略序洪烈。”都是刘氏父子始称“目录”的证明。在刘氏父子之前作校讎著录工作的，如《汉志·兵书略》序：“孝武时，军政杨仆摭拾遗逸，纪奏《兵录》。”他只称录，因为原书没有传下来，不能知道有没有目录。自刘氏父子之后，目录的名词，遂大家沿用了。如后汉郑玄作《三礼目录》，便用《别录》的体例。又作《孔子弟子目录》，以人名编目，和书的目录虽然不同，然它的命名也是沿用刘向的旧名。清《四库提要·目录类》小序：“郑玄有《三礼目录》，此名所昉也。”他说目录的创始者是郑玄，没有考出在他之前的刘氏父子，这是错误的。

刘向目录的体例，不同于现在的一般目录书，下面要详细说明。《隋书·经籍志》自《晋义熙以来新集目录》以下共有十六部，可见目录的名称自晋以后都通用，但并不作为部类之名；把目录作为部类之名，即如现在一般的目录书，开始于《旧唐书》的《经籍志》，遂至今相沿不改。

目与录的区别

“目”，本是指一书中的篇目；“录”，则是合篇目和叙的总称。《汉志》：“刘向校书，每一书已，辄条其篇目，撮其旨意，录而奏之。”这里很明显，篇目是目，旨意是述一书大意的叙，把二者

合而录之称录，然后奏上。“录”既是兼包目和叙，那末，只举一“录”字也可以概括“目”在内。故刘向奏上的书本具篇目和旨意，而载在本书的只称为“录”，編集别行的也只称为“别录”。然则《别录》为什么又称《列子目录》呢？因为刘向的校讎著录是奉成帝的诏命。当时古书大都每篇每卷单行，又各本的多寡不同，向集合了公私各本，把重复的删除，著定为若干篇，所以必须著明篇目以防散佚，又可见现在的定本和旧的各本不同，在篇目后又作叙一篇，发明旨意，随书奏上。因编校之始，本来以篇目为主，故举目言之曰目录，与《晏子》、《说苑》、《山海经》之奏或称叙录，都是举偏以概全，相互以见意，没有什么不同。后来袭用，把录之名专属于目，于是有篇目而无叙的也称目录。久而久之，连只记书名不载篇目的，也冒称目录之名了。今附《别录·列子目录》以见例：

《列子》八卷

《天瑞》第一

《黄帝》第二

《周穆王》第三

《仲尼》第四 一曰《极知》

《汤问》第五

《力命》第六

《杨朱》第七 一曰《达生》

《说符》第八

右新书定著八篇。护左都水使者光禄大夫臣向言：所校中书《列子》五篇，臣向谨与长社尉臣参校讎太常书三篇，太史书四篇，臣向书六篇，参书二篇，内外书共二十篇，以校除复重十二篇，定著八篇，中书多，外书少，章乱，布在诸篇中。或字误，以尽为进，以贤为形，如此者众，及在中书有棧（音剪），校讎从中书已定，皆以杀青书可缮写。列子者，郑人也。与郑缪公同时，盖有道者也。其学本于黄帝、老子，号曰道家。道家者，秉要执本，清虚无为，及其持身接物，务崇不竞，合于《六

经》，而《穆王》、《汤问》二篇，迂诞恢诡，非君子之言也。至于《力命》篇一推分命，扬子之篇惟贵放逸，二义乖背，不似一家之书，然各有所明，亦有可观者。孝景皇帝时贵黄老术，此书颇行于世。及后遗落，散在民间，未有传者。且多寓言，与庄周相类，故太史公司马迁不为列传。谨第录，臣向昧死上。护左都水使者光禄大夫臣向所校《列子》书录。永始三年八月壬寅上。

目叙录不同体例的说明

目、叙、录三种不同的意义，历来纷纭交错，认识不一。王充《论衡·案书》篇：“六略之录，万三千篇。”此把篇目当作录。《文选》任彦昇《王文宪集序》：“集录如左。”也是指序后的篇目。《隋志》集部书多有录一卷，或云并录、并目录，此中必有无叙而只载篇目的。这都是认录作目。刘义庆《世说新语·言语》篇引邱深之《文章录》，而《文学》篇又引作邱深之《文章叙》，一书而异名，是以叙与录为一事。《新唐书·艺文志》有殷淳《四部书目序录》，既言书目，又言序录，是把录之名专属于序。毋煚《古今书录序》：“览录而知旨，观目而悉词。”也和殷淳用意相同。这都是认录为叙。自录之一字有此两种不同解释，于是目录书又有叙录、录目两名。其称叙录的，刘向的次列，目在叙前。后来体例变更，叙在目前。既认录为目，所以称曰叙录，如陆德明的《经典释文叙录》，《隋志》的《三国志叙录》。所谓叙录，即叙目的意义。其称录目的，亦因目在叙后，既认录为叙，那末目录的名称觉得不妥，故倒称为录目，如隋费长房《开皇三宝录》总目叙：“齐、周、陈并皆翻译，弗刊录目。”唐释智昇《开元释教录》有《历代所出众经录目》一篇。所谓录目，也即叙目的意义。目录名称的变化这样复杂，但仔细分析，仍是同条共贯，研究目录的应该注意。

目录不具篇目的流弊

《汉书·艺文志》：“歆于是总群书而奏其《七略》，今删其

要，以备篇籍。”颜师古注：“删去浮冗，取其指要也。”《七略》原书二十卷，《汉书·艺文志》只列一卷，是班固仅保存了书名，而目与录都删去，后人对逸书的篇目遂不可考，这是很可惜的。两晋南北朝的书目，只记书名，已不合目录的本义。宋以后如《崇文总目》、《郡斋读书志》、《直斋书录解題》、《四库全书总目》，每书下都有说，即录中的叙，然没有一书能具篇目。各书篇目只载本书中，书亡则篇目也与之同亡。只存书名，而说可以考亡佚，这是不符合事实的。

分别部类以及只记书名的目录，由来已久，至今沿用，当然不必再恢复刘向目录的原状；只为讲述目录的起源和演变，仍有加以说明的需要。

第二节 目录学的重要

目录学为研究古书的指导

古代学者多从熟读深思中心领神会，便据自己的经验著书立说，很少把这经验公诸于世。后来的学者仍须自己去摸索，在精力上确是很大的浪费。而目录学的研究，旨在“辨章学术，考镜源流”，对总结前人成果，指示学术门径，具有重要的意义。目录之学，目录之书，虽然很早就有，但正式称为目录学并指出它重要性的，却始于清代王鸣盛。他的《十七史商榷》说：“目录之学，学中第一要紧事。必从此问涂，方能得其门而入。然此事非苦学精究，质之良师，未易明也。”同时学者金榜也说：“不通《汉·艺文志》，不可以读天下书。艺文志者，学术之眉目，著述之门户也。”他虽没有提目录学，但意义是和王鸣盛一致的。清代的学术繁盛，与重视目录学有很大的关系。

张之洞《书目答问·略例》和《轩轩语·语学第二》论读书宜有门径：“读书不知要领，劳而无功。知某书宜读，而不得精校精注本，事倍功半。今为分别条流，慎择约举，视其性之所近，各就其部

求之。又于其中详分子目，以便类求。一类之中，复以义例相近者使相比附，再叙时代，令其门径秩然，缓急易见。凡所著录并是要典雅记，各适其用。总令初学者易买易读，不致迷罔眩惑而已。”又云：“泛滥无归，终身无得；得门而入，事半功倍。或经，或史，或词章，或经济，或天算舆地。经治何经，史治何史，因类以求，各有专注。至于经注孰为师授之古学，孰为无本之俗学；史传孰为有法，孰为失体，孰为详密，孰为疏舛；词章孰为正宗，孰为旁门，尤宜抉择分析，方不至误用聪明。此事宜有师承，然师岂易得，书即师也。今为诸君指一良师，将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读一过，即略知学问门径矣。”前者是指示初学选读的标准，后者是教导初学认识学术的门径，都要以目录学为基础。语虽浅近，实在是深知读书之甘苦的。

目录学界义的讨论

近人汪国垣《目录学研究》，综集古今言目录学的界义有四：一，“目录学者，纲纪群籍，簿属甲乙之学也。汇集群籍之名为一编，而标题其书之作者篇卷。或以书之性质为次，或以书之体制为次，要皆但记书名。踵事而兴，则进而商确其体例，改进其部次。”这一类称为目录家的目录。二，“目录学者，辨章学术，剖析源流之学也。后人览其目录，可知其学之属于何家，书之属于何派，即古今学术之隆替，作者之得失，亦不难考索而得。”这一类称为史家的目录。三，“目录学者，鉴别旧槧，讎校异同之学也。汉时诸经，本有今古文之不同，然艺文志必详加著录，不厌重出者，非如此则异同得失，无所折衷。刘向必广求诸本，互资比较，乃得讎正一书，则旧本异本之重视，盖可知矣。”这一类称为藏书家的目录。四，“目录学者，提要钩玄，治学涉径之学也。如龙启瑞之《经籍举要》，张广雅之《书目答问》，或指示其内容，或详注其版本，其目皆习见之书，其言多甘苦之论，彼其所以津逮后学，启发群蒙者，为用至宏。”这一类称为读书者的目录。汪氏对于这四种界义，罗列很详，但认为“藏书家之注重板本，读书家之重视提要，其义则出于后起，其用则主于一偏，著录虽多，要无当于目录之学”，那就未免大误了。刘向

校书必汇集中外各本，其时虽没有版本，而有各种不同的本子。《别录》叙一书的旨意，即提要所自出。怎能说是后起呢？其实这四种界义，都是各举一偏。目录学应该包括这四种界义，才得全面。虽然，研究者的探讨对象可能有不同，但不能把这四种界义各自孤立起来。

利用目录学的方法

目录学既是为科学研究服务，首先应该叙述学术的源流，以供后人利用它来考辨学术；也要看他利用的方法怎样，从而判别他的收效厚薄。阅读古书，就要善于利用目录学。现在略举古人利用目录学的几个方法作为例子。

以目录著录有无断书的真伪

班固《汉书·东方朔传》：“朔之文辞，此二篇最善（按此指《答客难》、《非有先生论》）。其余有《封泰山》、《责和氏璧》及《皇太子生谋》、《屏风》、《殿上柏柱》、《平乐观赋猎》、八言、七言上下、《从公孙弘借车》，凡刘向所录朔书具是矣，世所传它事皆非也。”这是根据刘向《别录》所载，断定这些篇目是真的。因为对于东方朔的传说神话很多，当时就有《东方朔别传》等书，《别录》没有载，可以断定它是伪的。

用目录考古书的分合

《礼记正义》引《郑玄目录》：“名曰《乐记》者，以其记乐之义。此于《别录》属《乐记》，盖十一篇合为一篇，谓有《乐本》，有《乐论》，有《乐施》，有《乐言》，有《乐礼》，有《乐情》，有《乐化》，有《乐象》，有《宾牟贾》，有《师乙》，有《魏文侯》。今虽合此，略有分焉。”这是根据《郑玄目录》，说明《乐记》是把原来十一篇合为一篇，并详列十一篇的原目，使后人可以知道它是怎样分合的。

以目录著录部次定古书的性质

《南史·陆澄传》：“又与俭书陈：‘玄自序所注众书，亦无